

紅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纪念·张国荣

张瞳瞳 编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日
纪念·张国荣

张瞳瞳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 纪念张国荣 / 张瞳瞳编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 4

ISBN 7-80120-719-X

I. 红… II. 张… III. 张国荣 (1956-2003) —生平事迹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4841 号

● 红: 纪念张国荣

编 著 / 张瞳瞳

书籍装帧 / 魏星宇 张智勇

责任编辑 / 王 璐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7.75

印 刷 / 北京星月印刷厂

版 次 / 2003 年 4 月第一版 200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 8000 册

书 号 / ISBN 7-80120-719-X/G · 274

定 价 / 22.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安定路 20 号院 邮编 100029

E-mail: overseashq@sina.com

发行部: (010)64443051

传真: 64443051

红

——绝色艺人张国荣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开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蔷薇开出一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一样盛放的赤裸裸

2003年4月1日，愚人节。

上帝在这天的傍晚开了一个过火的玩笑。

没人相信，但却是真的。

张国荣的一生，在瞬间凝作了一个传奇，只是这传奇让人如此难以相信难以承受。刹那间繁华散尽，香港的夜色无比沉重，维多利亚港的美丽化为凄楚的伤感。

是不是命运里注定有一种悲凉，总会在促不及防的地方击中原本应该盛放的花朵？

这世间又岂止红颜才薄命。

一个倾国倾城的男人，眼神里带着混沌初开时的柔弱和恍惚，容颜里写满了说不清是男是女的妩媚与悲喜，决然的离开了我们。

他是女人心目中最美的男人，是男人心目中最媚的姬人，是一个颠覆了性别界线的艳丽艺人，也是一个迷倒众生的绝色。

他的肉体之美让人难以定义和结局，他的若即若离是那样的轻描淡写却又风华迷离。他很不负责任，但没人可以批评，因为让人爱怨痴嗔，在他简直就是天经地义，于是这一次他选择了最天真的一种任性，转身空留下一抹永远的红，由得他人在红尘中哭泣，而自己站在遥远的彼岸，傲岸的微笑和妖娆着。

而我们，只能仰望着风烟之上的他，用回忆挽留他的风姿绰约，用影像缅怀他的风情万种。万千宠爱，无边风月，都简约成了一种红，交给岁月收藏。

这红，是绝色。

十一	念红 ■	211
十	比烟花更寂寞 ■	203
九	倾国倾城的男人 ■	197
八	永远的经典 ■	163
七	万千宠爱 ■	155
六	无尽风月 ■	129
五	妖红 ■	111
四	低吟浅唱 ■	085
三	爱到惊世骇俗时 ■	077
二	回首如风 ■	041
一	春光乍谢 ■	007
引	像蔷薇一样红的任性 ■	001



引：像蔷薇一样红的任性

红 像蔷薇任性的结局
红 像唇上滴血般怨毒
红 像年华盛放的气焰
红 像斜阳渐远的纪念
也像 红尘泛过一样 明艳

也许在香港著名的词作人林夕为张国荣写这首《红》的时候，已经注定了冥冥之中泄露了些许天机，用这首歌来诠释张国荣的生命，原来竟是如此的巧合与戚戚……

张国荣有过很多称呼，第一次是活在歌声中的一个名叫 Leslie 的偶像巨星。从一个追求生命辉煌的青春男孩成长为功成名就的男人，尝尽了奋斗的艰辛和名人的无奈。最辉煌时他却突然宣布退出歌坛，从万众瞩目的光圈中消失——那个叫 Leslie 的歌者死了，杀死他的是失落、流言和压力。第二次是活在银幕上的、昵称“荣少”的国际大影星。演绎着或大胆或性感的风情；述说着或阴郁或凄凉的故事。荣少已看惯人世

间起起落落，看透人间的真真假假，活得冷漠而洒脱。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议论，只演能演的戏，唱爱唱的歌，做想做的人。再后来，大家都叫他“哥哥”，这是个很亲昵的称呼，让人突然觉得和他没有了距离，而哥哥也真的似乎看淡了一切，或者洒脱或者柔媚的展现在人前，在那些声光影音里美丽着。

时间真的是个假像，让人迷惑。有些东西，明明已经沿着时间的轨迹停留在了某个点，你以为看得很清楚，但是那未必真实。总有些东西，总有些性情，是不能倒转的，当人们都把张国荣看作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艺人的时候，又有谁能真的了解他的内心呢？沧桑可以改变很多，但注定有些性情中人是没法子摆脱自己的性格的，那是生命的一个烙印，那是宿命的一种轨迹，躲不掉逃不离，就好像藏在骨头里的任性一样，是一生都无法避开的。张国荣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沉浮，但始终保持着独立单纯的精神世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的行为越来越离经叛道，他的精神气质就越来越忧郁。他最后也没抗争过现实世界投射在他精神世界里的阴影。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不能断定张国荣是勇敢还是怯懦，他导演的精彩戏剧也许只有他这个单纯而悲情的主角一个人能懂。

张国荣曾经是一代人的偶像，在少有包装的那个时代，他用特立独行的中性演出、用细如毛发的眼神、用千回百转的嗓音，勾引了从大家闺秀到邻家小女、从莘莘学子到学徒工的青春情怀——用颓废中的优雅、从容中的销魂，不动声色地完成绝对“金粉”式的精神勾引。偶像没有黄昏，张国荣俯冲到地面后也没有黄昏，你可以把他看作就是玛丽莲·梦露，看作就是邓丽君，他就是“虞姬虞姬奈若何”，即使香销玉殒撒手尘寰也会让世人如仰望长空长久注目。于是我们就恍然有了这样的错乱：有一种感觉是他已经死了，另有一种感觉是他还活着。记忆是那么的鲜活，比如初恋，又比如那长大着的岁月积淀。听听那首《不想拥

我的人》时，让人没来由的感触，那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初恋，倘若《红》都可以成了一种治疗回忆的药物的话，那么，埋在髓最底层的《MONCIA》呢？那开解年少热情的青春又究竟又该放到心灵的何处呢？青春的记忆已经老去，但有些影像魅声却时常突破时空撕裂你的秩序，时间虽然过去了，但时间也留下了足够你珍藏一世的信息。再看张国荣曾经的《告别演唱会》，令人感动的已不是一遍又一遍的《风在起时》，而是哥哥那令人回味无穷的脱衫热舞。

退出歌坛的决定也许草率，但那也意味着一种涅槃与重生。拍《倩女幽魂》时，他可能不得不分心去兼顾他的大碟的录制，在紧张中不自己地做偶像。当1990的《阿飞正传》使他和那个带墨镜的导演王家卫共同冷漠地骄傲了一次，面对所有迷茫的眼神。似乎从此，便有了新的电影张国荣。在谭咏麟大唱笑看人生时，张国荣的笑意也许更灿烂，因为，他可以从容的去演绝艳的虞姬，可以淡淡的唱《当爱已成往事》。是的，他在改变中有了一种迷艳的红，有了自由自在的任性。

最后，他的自恋化成了别人眼中错解的美艳，而这一切都成了最迷人的象征。无论男装张国荣，或者女装张国荣，无论性感、鲜艳，无论轻薄、浪荡，都是一种魅力，而不是是非。是非者，只是最渺小的流言。看香港电影是要看明星的，因为电影本身就是需要有明星来完美的，这与电影本身并不矛盾。我们是在看明星的过程中长大的，有电影，就有明星，他们就象那银河的星星，曾照耀过，便不会改变。张国荣该是让人彻底沉迷下去的一种颜色，看他的电影，让人有一种无名的懒散。做为香港电影演技派的一个代表，张国荣一天加一天的制造着妖魅的奇。正是因为这种魅力，让我们便有沉迷下去的理由。

张国荣的外表，已然昭示了他的内心，必然是敏感的。把孤独晒得越干燥，忧伤就烫得越平整，他的爱情被错乱了性别之后干净的挂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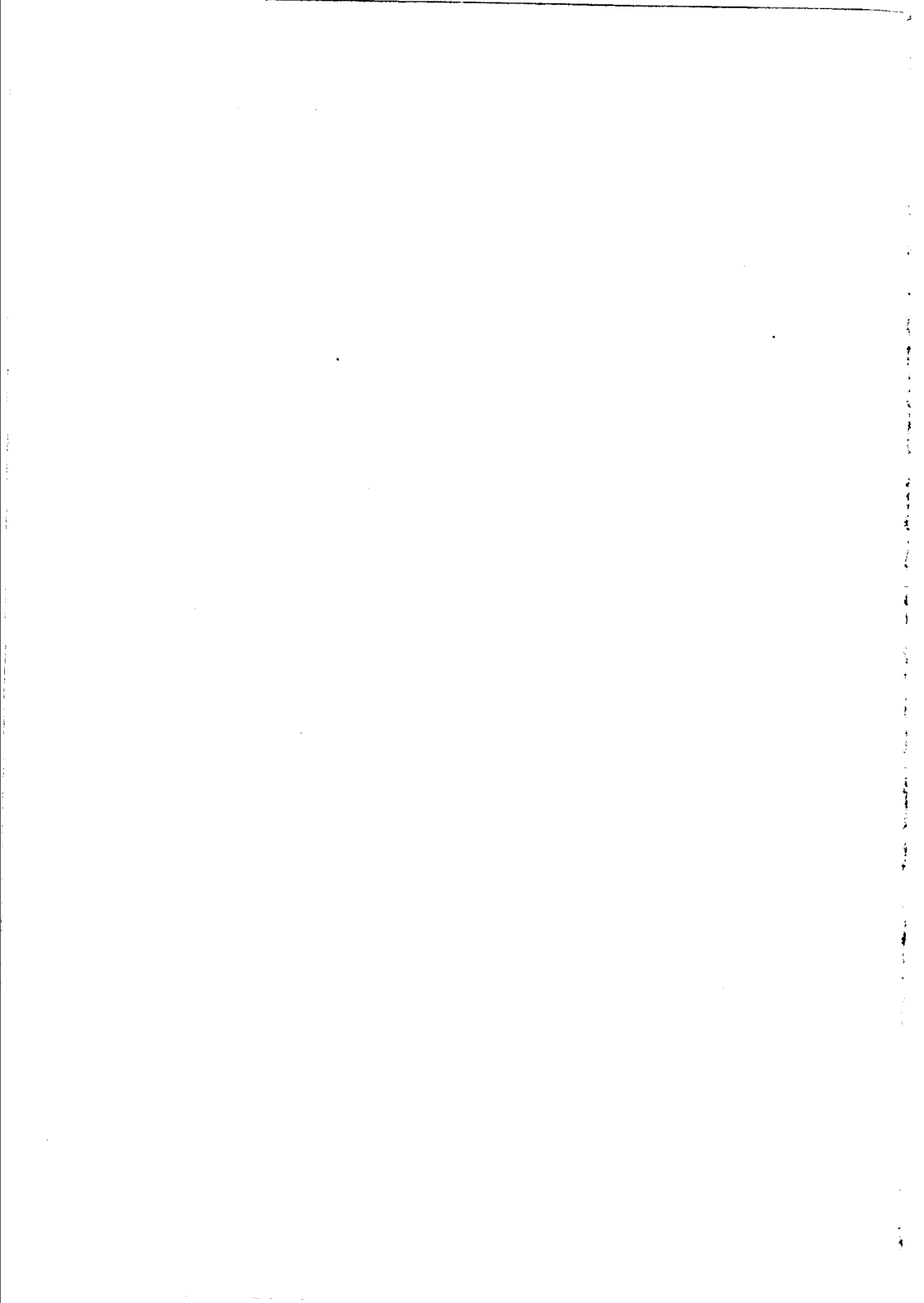
衣橱。其实，爱情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世间的情感真的有不能逾越的规则吗？爱上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区别出性别，一定要有世俗的认可。有些人是永远性格永远叛逆的，任性的他选择了与常人不同的取向，对抗着世俗也对抗着命运。也许，同性之间的爱恋不同的也只是年纪，也只是名字罢了，抛开性别的差异，大家都活在一样的日子里，在爱情面前，只有真诚和虚伪才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吧。敏感的人总是会不可错过地尝过各种孤寂，也不可错过的学会逃避。当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自己不能确定情感归属的时候，那痛之后的决定早已不是叛逆，好像抹黑的眼镜，只是在掩饰一群迷失的足迹一样。他对于爱情，有着超出常人的浪漫幻想和唯美追求。所以，他就任性地爱了，那管他人的眼光，那管身外世界的纷扰，只管爱着，独立出一种傲然的美来。

在银幕上，他让女人在他身边显得最有女人味，他让男人在他身边显得更有男人味。总之，他让一切在他的身边都最美。张国荣是唯美的，他对于美丽的追求是无限的，这是他的动力，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因为这种被放大的情绪，美好的事物和情感在他的视线里总是被给予特殊对待，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对电影的痴迷，对角色的狂热，这些让他做到了其它人做不到的事情，但也让他进入到一个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状态。很多美好的东西是最容易变成泡沫的，好像爱情或者其它什么，他是一只不能落的鸟，一旦中了谎言的圈套，等待的结果只能是无法派遣的忧伤。抑郁是一阵含沙的风，席卷的是脆弱的心，如果存在都已经成为了一场戏，那么结局应该就是义无反顾地任性离去吧。

岁月与是非其实并非真的完全可以被遗忘或是放弃，所谓的潇洒不羁，所谓的独立自我，实质上很可能也只是一种演技，当伤口真的深刻的时候，红尘也就没什么再值得流连和眷顾了。什么名，什么利，什么是，什么非，在决然的转身里全都失却了意义，如果真的觉得无尽孤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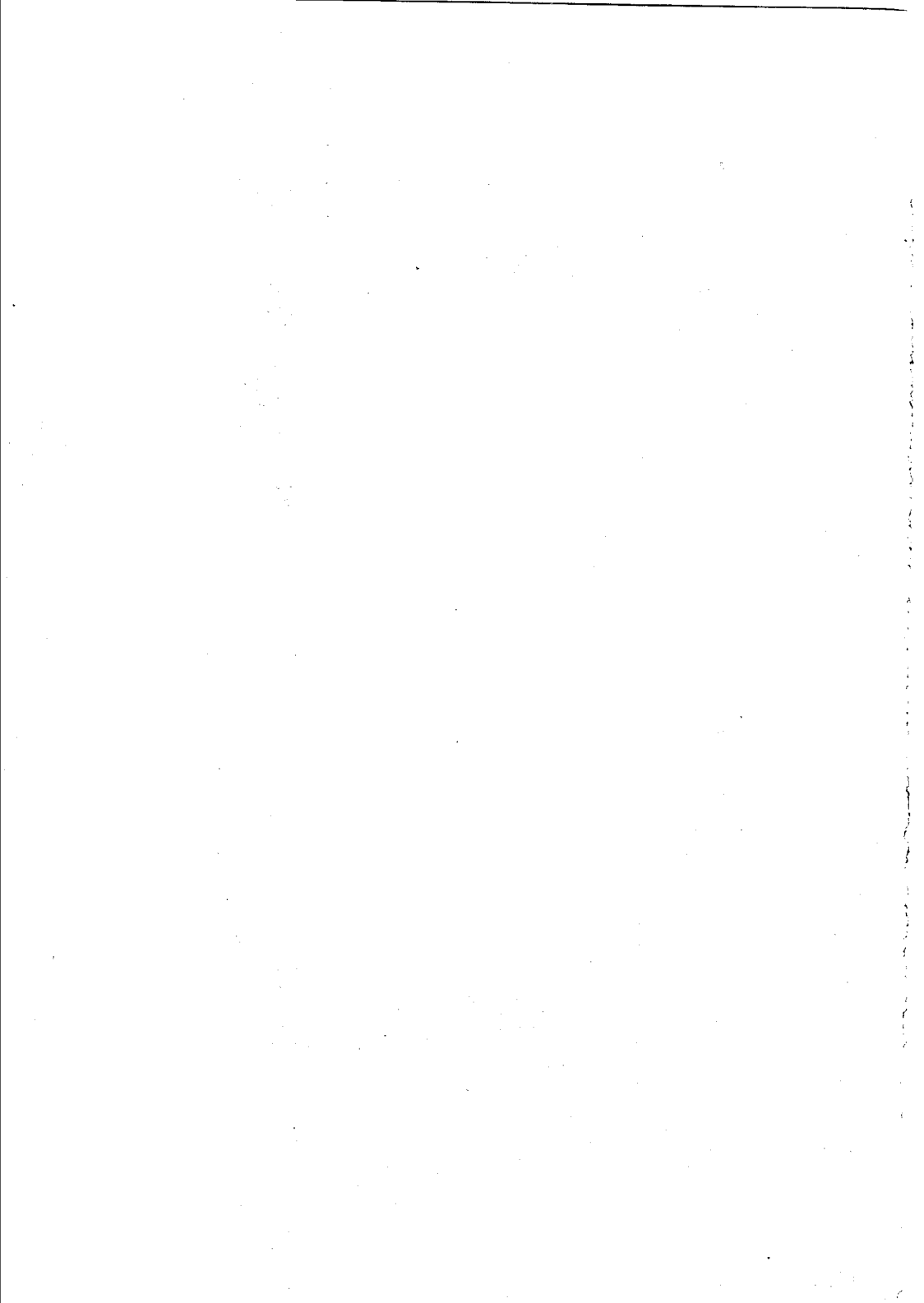
了，只能一个心思在背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是，张国荣选择了从人群里逃走，这是多么无奈却又宿命的选择，仿佛一场孤独的狂欢，只是无人喝彩无人应答。既然不能征服人性，那就索性远离。从高空坠落，然后就是任性的红。

生命里，一刹那的逝去，永远停留，那蔷薇一样红的任性。



春光乍谢





让我做只路过蜻蜓 留下能被怀念过程
虚耗著我这便宜生命
让你被爱是我光荣 无论谁在嫌我煽情
不笑纳也不必扫兴
哭我为了感动谁 笑又为了碰著谁
看著你的眼 勾引我的泪为何流入沟渠
不寄望会感动谁 只怕我会比你累
爱是你的爱 不吻我的嘴又凭甚么流泪
爱是我的爱 若毫无价值为何值得流泪

2003年4月1日，香港天气不错，最高温度27°C，最低温度23°C，细雨蒙蒙。天空像情人讲述的爱情故事里一样那么眼波柔媚如丝，风和着细雨继续轻吹，就像情人的手指在城市的身体表面缓缓划过，一切都像电影里的调子一样，充满了一种暧昧和慵懒，充满了一种温柔和妩媚。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电影的人，那么这样的日子会让你想到王家卫，想到王家卫的时候，自然也就轻巧的想到了张国荣。

2003年4月1日，一个不能轻易相信别人的节日，在这天总会有人会想出各种不伤大雅却又让你哭笑不得的玩笑。在这天情人不会认真的

表白爱情只会聪明的讨巧，在这天朋友不会显得肝胆相照只会不轻不重的陷你于窘迫，在这天你会尴尬你会小心你会怀疑你会骗人，在这天什么都可能发生，但最后什么都不会发生。

2003年4月1日，这天是愚人节，你不能认真不能相信，空气里充满了可爱与调皮的味道，你或者享受愚弄别人的快乐或者享受被愚弄的快乐，更多的应该是或者平淡的度过一天，愚人节不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很多时候它与平常没什么不同。

2003年4月1日，一个很像电影的日子。

2003年4月1日，傍晚18时，张国荣在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跳楼自杀，终年46岁。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飞下来的时候，看起来像一只美艳的蝴蝶，从文华酒店24层到水泥路面，一只美艳的蝴蝶用46年一晃而过，落下之后是一种红，像那曲《红》那么红的绮丽而决绝……

2003年4月1日，有很多人的青春突然断了。

2003年4月1日，那些生于70年代的人突然被集体重击了心脏，一瞬间，有一大段的青春记忆断了，断得就像文华酒店外那根被张国荣腰身撞断的栏杆。

2003年4月1日，“哥哥”死了，再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似水流年寻找情如朝露寻找倩女幽魂寻找少年阿飞之烦恼寻找无情的沙漠寻找痴心的蝶衣……

2003年4月1日，你的记忆恍惚回到了那个曾经的时代：闷热的夏夜里，在录音机的反复播放里，一个妖娆妩媚、一个美目盼兮、一个倾国倾城、一个被男人崇拜被女人喜爱的绝色艺人现身了。于是，有一种流行疯狂的几乎没有了道理，一张酷似张国荣的脸庞可以让身边数十个女孩晕倒，哪怕你并不会唱一句粤语歌。

2003年4月1日，你忘了在他之后出现的齐秦，你忘了在他之前走红的邓丽君，也忘记了和他曾经争夺歌迷的谭咏麟。你只是反复念着他的名字，茫然了又茫然。

2003年4月1日，一个天生尤物在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他的一生戏里戏外，他的一生梦蝶化蝶，也都消失了。如果说梦露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审美标准，邓丽君改变了一代中国人的听觉情趣，那么张国荣则是颠倒了华人的一种视觉习惯。

2003年4月1日，一代名优，像蝴蝶一样飞来，终于像程蝶衣一样化蝶而去。“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离清明还有4天，就把他的歌迷和影迷惹得肝肠寸断、魂飞魄散了。

2003年4月1日，一个奇丽无比的人生，用一种猝然的方式结束。

2003年4月1日，也许你唯一的疑问就是他从文华24层向下坠落时，他在想些什么

2003年4月1日，美丽的蝴蝶一定很纳闷：天堂不是在上面吗，我怎么扑向相反的方向？干在上，还是坤在上？对于张国荣也许是最后的挣扎吧，但是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在天堂里，因为他的美艳与绝色，只能见容于天堂。

2003年4月1日，香港气象报告：2003年4月1日，小雨，西南风3-4级，最高温度27℃，最低温度23℃。

2003年4月1日，香港交通报告：4月1日下午18时，中环交通顺畅，车流如织。

2003年4月1日，在一个从容顺畅的黄昏，全港的心情却伤感了。

2003年4月1日，我们疑惑着：为什么呢？连死都要选择一个离经叛道的日子，就像有一天突然穿上红高跟鞋涂上蓝指甲油裹上半透视装出现在世人惊愕的目光中，生而为戏，死而为戏，究竟戏为人生还是人